

戰時蘇聯小說選集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 前記

蘇聯人民愛國戰爭的經驗證明了：不可戰勝的軍隊不是法西斯匪徒，而是蘇聯紅軍。

在愛國戰爭中，蘇聯紅軍，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不僅大大發揚了蘇聯人民熱愛祖國的勇敢精神和英勇氣概，而且還非常迅速地精通了現代戰爭的技術（沒有這一點，便不會有今天紅軍這麼無敵的堅強、這麼迅速的勝利）。同時，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利益的愛國戰爭，使蘇聯紅軍更進一步鞏固了它和人民的骨肉關係，得到了全體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投入了這一偉大的反德戰爭，顯示這個愛國戰爭偉大的羣衆性。

這裏所輯的故事，是蘇聯軍民英雄史詩的實錄之一部，是人類最高德性的表現。對於我們堅持了敵後抗戰的軍民是特別親切的，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爲了幫助一般讀者的理解，就在一些較爲複雜的故事前面，寫了幾句簡短的介紹。

目錄

黨證	W 瓦希列夫斯基	(九)
在敵人後方	A 波里亞柯夫	(一八)
十一小時	B 格蘭諾夫	(二二)
戰鬪的步兵團	V 斯達夫斯基	(三一)
第三副官	西蒙諾夫	(四九)
勇士	A 托爾斯泰	(五五)
偵探隊長	V 斯達夫斯基	(五九)
一個女騎擊手	L 巴甫利青科	(六三)
水下面的橋	西蒙諾夫	(六六)
海戰	N 波林	(七〇)
大海上的三晝夜	G 科普傑也夫	(七三)
當他還是戰鬥員的時候	M 羅任弗里德	(八〇)
在里亞·庫仁	葉例娜·科諾寧科	(八五)
敵後黨的一個會議	P 巴甫林科	(八五)

丹娘	B里多夫	(九三)
孩子底心	A·依司拔黑	(九七)
堅強的心	B·拉爾察涅夫	(一〇五)
游擊隊的女兒	E·迦布里洛維奇	(一〇八)
發生在一間烏克蘭農舍裏的事情	W·瓦希列夫新卡	(一一九)
老人	V·格羅斯曼	(一二六)
後方戰士	M·伊林	(一三〇)

# 黨證

W·瓦希列夫斯卡

這個故事，寫出蘇聯人民的勇敢和犧牲精神的又一面：戰爭，爲祖國，這就是愛情。故事的主人公克迦，和她的丈夫亞列克塞——一個邊防軍裏的指揮官，相別六個月之後，她也來到戰線奧洛弗略，會見亞列克塞。戰線在進行中，克迦正幫着丈夫遞機槍子彈。丈夫一會要她打電話，一會要她看傷員。她打了兩次電話都捕不到，電話斷了。而敵人越來越近，只隔二三百米遠，亞列克塞就要她開上汽車，帶上一切公文和所有同志的黨證，到城裏去交送上級。克迦想留下來，他們相見只不過一夜的時間；但丈夫說，這就是愛情，讓她快走。臨走並給她一支手槍，七顆子彈，最後一顆以備萬不得已時自己用。克迦開着汽車去了。路上她見着：這也就是愛情！像做夢似的。當她到了城裏，把公文交上，坐下休息時，聽到奧洛弗略再不能通話了，德國兵到了那裏。這時，克迦的魂兒又跑到丈夫那裏去了，腦子裏飛來了亞列克塞可愛的歌聲但。她立時又復原了，站起來去到黨部去繳黨證。這時她又被激動了，想起了丈夫死時的情景，「他像誰呢？」只當她被問黨的黨證時，她的精神又復原了，用確信的聲音說：「這是今天黎明在阿德國人戰線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的同志的黨證。」爲了勝利，爲了祖國，這就是今天蘇聯夫婦間的爱情。

0553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她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塞不扭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搶了一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裏攢攢着。

「克迦！」

「有。」

「再少打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白晝木表裏眼着。到小山後邊就蹲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擰着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不用抖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呼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五號……」

……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呵！要城裏的……不論什麼電話都可以，要城裏！」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復了戰慄，她聽見遠遠的地方

有接應的。德普及文爾斯生的人其中軍的日會，隨隨的會。

「是嗎……城裏……城裏……」

「我，奧洛弗路！」

「我在這裏。奧洛弗路，奧洛弗路……」

「這城裏的線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爾格屋裏的門出去了。到被木設限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入眼白了。克爾格屋裏把那出派

汗的，煙薰了的臉，從機關槍上飄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爾，你聽一聽——萬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存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輕的邊防軍，臉朝她躺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呼吸了快半年的

臉蛋，臉蛋還有點發酸。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她對那列克索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爾。」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

，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遞過來，小克爾，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感到產不最後邊，驟到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顫着。連續不斷地，猛烈的向前打

幾個人在距離門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塞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恩沙還不在數呢……

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鎗跳起來，跑去了。

「奧洛那喀……奧洛那喀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裏……」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聽了說話的。跑掉了。

「兩列克薩，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這兩個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看拉爾怎麼了。」

鎗跑到灌木叢小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離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有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鎗筒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機械的車裏。

「你不會從後例裏把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裏望着。

「是的。」她低聲的說。

「你聽着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她。她不敢挨他的伸着的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拚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

顆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她怕怕的往灌木叢裏爬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都帶上。把黨證都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黨

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轉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把汽油預備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灑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瞬。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覺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狂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

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著嘴唇。小心謹慎的爬下，她那紅色的紅本子，在胸口上閃閃發光。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敞開的，敞開裏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響聲。亞列克塞聽見了的。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啞聲音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

她俯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喧嘩着。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爍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裏了。有人攔住她，問着。她機械地回答着。

給雞指着路，她艱難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

這門……這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邊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她走到桌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桌子後邊的人，把一切東西都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很累，可是兩隻眼打起鬚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履托聲，還在腦

子裏亂響着。

桌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咯。」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咯，奧洛弗咯，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

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他從桌上後邊出來，把兩手的冰冷的、捏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咯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冷起來，渾身是多麼冰冷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洛呀……」  
歌爾好幾個帶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呢？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羅天宮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辨別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廣闊處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舊字桌，又是坐到桌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時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還證來了。」

她從懷裏把它們掏出來。十分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簽名？」

葛里沙身子一挺，用禮儀的語言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遺體。」

葛里沙思忖了。寫證在舊字桌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的血痕似的，紫黑色閃閃

具上，閃着光芒。

# 在敵人後方

A. 波羅申科夫

六月二十七日

戰爭結束了！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正在和希特勒的黨徒從事保衛祖國的戰爭。是暴風雨的日子。在這些日子，除了一張筆記簿上的零星片斷以外，根本不能寫什麼具體的記事。

戰爭生活的變動和插話，反映出了本身的激烈性。不過事件愈加激烈，我的記事簿上的片斷也就越短。

二十六日晨，我曾寫道：「林邊。三角形的高地。坦克車戰鬥。馬爾科夫打得非常頑強。石登子說：『向他們出尾巴上壓迫。』」

這就是我在那一天所寫出的全部了。以後再也沒有動過筆桿。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獲得了開始寫日記的可能。

……現在，從希特勒的黨徒侵入我們的土地時算起，已經過五天了。我是在西都特利軍團的一個據點裡連到電報的。我止在司令部內。戰爭開始後幾分鐘，我編編通過電報，立刻命令我

以一個戰地專員的資格，出發到前線去。當天晚上，我到了加里茨基指揮的陣地。他是一個高高的、臉龐很大、輪廓很正確的人，一聽到我到來的報告，很簡短地說道：

「啊，有什麼，和我們一同打仗吧。」轉向參謀長，用命令的語調說道：「通讓員和我們的軍隊在一起吧。」

我明白，會晤的「儀式」已經完結，現在可以從事工作了。

這五天內所發生的事情，我簡短地講述一下。

我們到邊境上去迎接德國人。我們的前哨小隊不斷地戰鬥着。每天都要發生衝突，前哨戰。想和降下談一次話，但是辦不到。從各方都有來，但是想把前哨的主動地位把握到自已手中。和參謀長談了一次話。目前的前哨戰，說明本區上的敵人並不準備大規模反抗。看來，加里茨基是在給他們準備「禮物」。

二十六日，我們的前衛部隊，和法西斯黨徒衝突起來了。這一次是不能忘掉的。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幕激烈的遭遇戰。法西斯的坦克車的一個縱隊，以第十九戰甲師團為首，向我們壓迫上來了。加里茨基同志毅然地迎戰了；他急忙把全部力量參加戰鬥。我們的軍隊全部加入作戰，前面的戰線展開了有三十公里闊。

形成鋼鐵一樣的法西斯黨徒向軍城方面進攻了。我們作戰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阻止坦克軍隊的進攻。每一個戰士，每一顆子彈，都得到了命令：「一步不得後退，前進，前進，前進！」

……在我面前三十公里處，波波夫的炮兵中隊已經接近了白刃戰。炮隊座落在火線上，猛烈

「連續發射！一直瞄準！」波波夫忙忙命令。大炮把炮彈射向……

差不多有一千輛坦克車，一直衝到波夫納中隊陣地過來。他們像掃蕩波夫納的陣地，波夫納圍捕它們，中隊的戰士武裝炮彈，開張地打出去。

對坦克車的白刃戰漸漸結束。我立刻就跑到戰士們那裏去，有幾個人受傷了，炮手加勃金陣亡了。其餘的戰士們，都被煙霧得蒙了，幾分鐘後煙霧散開，臉上都有乾了的血跡，大家都站在坦克車的遺棄車殼中間。十八輛被毀壞的坦克車堆集在坦克中間。

「這是誰的工作，什麼人打來多少？」我問波夫納。

大尉眼睛不離開遠處的林邊，從四期的坦克車會繼續從那兒跑出來的。他的黑黑的臉上，燃燭着戰鬥的激動。

「這是我們大家的工作。」波夫納也不轉身，回答……

現在我正在向記者寫這幾行的時候，司令部中正在計算戰鬥的結果……：擊毀法西斯的鐵甲車二百六輛，德國坦克車死傷四百以上……：希特勒的黨徒一定會來記住加里茨的隊伍的！

這一次戰爭繼續了兩天。但是今天黃昏之前，情形改變了。沒有力量從正面向我們進攻的法西斯黨徒，開始實行迂迴進軍，從各方面向我們包圍。他們決定不在這兒和我們決戰，只向前衝去，以後再和我們算賬。

數分鐘以前，敵人的飛機發下了傳單：「你們已被包圍。你們的環境已陷入絕境。快投降吧。」傳單的背後印着我們被包圍的圖。

加里茨基注意地研究着德國人的圖樣。

「收，有什麼，謝謝他們指給我們一條道路。」他安靜地說，立刻命令偵察大隊長石楚卡少佐去偵察敵人的圖是否正確。

深夜，加里茨基把全部長官都召集來開會。

「我們已經地在敵人的後方了。」他的話音極其響亮地着。「現在應當照直地、坦白地把這情形告訴全體戰士。用不到驚慌！共產黨黨和青年團員要全體表現出自己的頑強精神來……」

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了！我自己算著這些字句，竭力想使自己對這種意外的消息習慣下來。有月亮的夜。我向許多人的臉上看。炮兵聯隊長包羅金，眼睛注視着加里茨基。這是個個性很強的人，附大炮把法西斯的坦克車縱隊打了一整天——他把破爛的車皮、車輪、洞穿的鐵甲堆成了山……

：他現在在想什麼？

巴秀列夫的臉很安靜。這是一個很慎重的、有遠見的隊長，他正在考慮着可能遭到的意外……石楚卡少佐不能忍耐地發着火……他的偵察隊正在工作。我漸漸地安靜下來，而且堅信會平安無事的……和這些人在「這」根本用不到害怕什麼包圍的。

「我們忠實地為我們的祖國戰鬥。」加里茨基極力說，「難道叫我們自己滅亡在該死的法西斯黨徒的包圍中嗎？」

「不能！」我們大家同聲回答。

「請聽下去！我們與敵對峙向一旁退去，和紅軍聯合起來。今天我們已經變成在敵後作戰的情況了，從現在起，我們要用海峽戰的方法作戰了。我們每走一步都要向法西斯黨徒襲擊，不論是白天，不論是夜間，都不能叫他們安靜，要不斷的打！為了這個目的必需……」

加里茨基一處又一處地把我們的新生活方法通知過去，後來我們就管它們叫「加里茨基法」。無論誰也不許用「據說」這兩個字，只能用「根據目擊」這兩個字。要殘酷地克服無益的恐懼和恐慌的傳聞。

對於口糧，大家平均分配。首先使偵察隊和騎兵吃飽。石楚卡特別歡喜這個辦法……要節省子彈，只有在看到目的物，才准許開槍開射！



……：我們從掩蔽部內出來了。大家都覺得互相之間更親近了。  
已經深夜了。樹林子喧鬧着。我躺在地土，兩孔向着星星，好久不閉入懷……

六月二十八日

我被一聲猛烈的轟隆聲醒。敵人的飛機來了。我藏在掩蔽部內。我們的高射炮繼續追着法西斯的偵察機，——看來，敵人的飛機並非偶然地在司令部上空盤旋。有人瞄準着它們……

黎明。日出的霞光灑遍樹林，染着粉紅色。

我又躺下去，但是現在已經被蚊子叮得不能睡了。手上和臉上滿被叮得腫了起來，還加上許多傷。那些吸煙的人，可以用自搖煙的煙氣驅逐蚊子。三個人坐在樹下……一個竭力地吸着，噴出濃厚的煙霧，另外兩個很舒適地呼吸着這種煙氣，——因為煙草少……

許多人還在睡，把頭枕在木頭上，或者高崗上。每一個人都給自己選了一棵樹或一叢灌木作掩蔽。這就是房子：人在這兒睡，轟炸時候在這兒躲避，讀舊報紙。只有一個靠依尼格維支，找不到和他身材相等的樹——這個人是我們部隊中頂長頂高的人。人們常開他的玩笑：

「你在轟炸的時候可以全身站起來，不要動，從上面很難辨別出你是否一棵樹。你自己——便是松樹！」

夜間搜索的巡邏兵回來了。石楚卡聽着報告。

「雄鷄隊」，——我們這樣笑着稱呼石楚卡少佐的偵察大隊。這個大隊的任務是：向法西斯黨徒挑戰，用戰鬥方法發掘他們的力量和武器的配置。石楚卡歡喜偷襲敵人的防地，用自己的組織